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四 起柔兆敦牂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歴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

帝

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范鎮為翰

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

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答曰周公之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而有是命李燾曰或云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間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也先是知制誥韓維奏事便殿嘗言人君好惡當明見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言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四起柔兆敦牂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歴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范鎮為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

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答曰周公之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内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而有是命李燾曰或云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間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誤訓豈可褒貶失實也先是知制誥韓維奏事便殿嘗言人君好惡當明見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言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

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美及鎮補外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函容以全近臣體貌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今又黜鎮而衆莫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忠者矣　癸酉契丹改國號曰大遼　乙亥宣徽南院使武安節度使程戡卒戡守延州凡六年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初延州夾河爲兩城雉堞甲𦻐嘗爲夏賊攻圍登九州臺下瞰城中戡調兵夫

大增築之後以為利橫山酋豪怨諒祚欲以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為援戩言豺虎非其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當乘此聽許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帝不豫大臣重生事遂寢不報自以年過七十告老章凡十數上終弗聽遣中使齎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為要地豈養病所耶還至鄧城卒贈太尉謚康穆　辛巳以端明殿學士知徐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

承旨初上謂執政學士獨王珪能為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修對曰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為不聞其挾邪趙槩又以為無迹故卒命之上嘗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上不覺前席曰朕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今多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御史呂大防言竊聞參知政事趙槩舉張方平錢明逸乞加顯用傳播之初實驚物聽方平明逸皆以制策登科早列侍從不聞有

嘉猷善狀著於時論而出領事任所至不治豈足以謀謨廟堂之上經綸天下之務哉竊以槩備位輔臣與國一體不能昌言公論進賢退不肖而牽於私舊引非其人失大臣憂國致君之道伏望出臣此章下槩問狀以懲不恪　命翰林學士馮京修撰仁宗實錄　壬午罷三司推勘官初詔三司舉京朝官一人專領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為不便罷之然議者不以罷之為便也嘉祐五年置　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與侍御史

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曰伏見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將陷陛下於過舉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亦上疏請罷追崇之議皆不報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辯於上上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又令上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上意且欲為異日推崇之漸丙子中書奏事垂

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齋上特遣中使召與共議旣退
外間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陽修手為詔草二通一納
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齎實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
視而笑誨等聞之即納繳御史告勅居家待罪乞早賜
黜責上以御寶封告勅遣内侍陳守清趣誨等令赴臺
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勅猶居家待罪　丁丑
中書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降勅稱准皇太
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

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
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又降勑稱上手詔朕面奉
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
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
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
賜允從又詔濮安懿王子瀛州防禦使岐國公宗樸候
服闋除節度觀察留後改封濮國公主奉濮王祀事
呂誨等閉門待罪屢上疏乞早賜黜謫庚辰呂誨等又

奏臣等本以歐陽修首啟邪議註誤聖心韓琦等依違附會不早辨正累具彈奏乞行朝典近覩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並用哀桓衰世故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論皆以為韓琦密與中官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賣弄之迹欲蓋而彰欺君負國乃致如此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跛躇未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庭爭以救朝

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爲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
悟明主之罪益深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爲耳目之官哉
區區之心有死無二惟陛下留神聽納上令中書降劉
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劉子并後所奏九狀申
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詔遵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
懿王園令一人以使大臣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爲
額又令河南置柏子戸五十人命帶御器械王世寧權
發遣戸部判官張徽度濮安懿王園廟地圖上皆從中

書所請也　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上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為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於是誨罷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郎知蘄州范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呂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誥詞時知

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執政恐維繳詞不肯草制及封駁勅命遂徑以勅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為誨等罪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勅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言誨等能審論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大夫貪固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内牽邪說貶斥正人自此陛下耳

目益壅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勅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皆不從是日詔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各舉御史兩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　司馬光言竊聞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斥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

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為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間腹非竊嘆者多矣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不則且為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吕公著言吕誨等以論事過當並從責降聞命之始物論騰沸皆云陛下自即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又全臺被黜竊恐義士

鉗口忠臣解體且自古人君納諫則興拒諫則亡興亡之機不可不審臣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勅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　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　命殿中丞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為然適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誥

既未可與修起居注可孚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乙巳潁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潁王天質早茂婣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有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欲乞下太常禮院博採舊典修撰

頴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悉罷之詔禮院詳定禮院奏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三月丁巳賜羣臣御筵於諸園苑　庚申彗星辰見於壁長七尺許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趙鼎趙瞻自契丹使歸以常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上數諭留堯俞等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

馬光言比蒙聖恩宣諭濮王稱親事云此事朕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為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任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今忽聞傳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胸臆耳伏望陛下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

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為歡欣誹謗之語更為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等同責因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預戒追尊之事及過仁宗大祥臣即與堯俞詣政府白以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義當兩制禮官共議時臣又獨為衆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為首其呂誨等係後來論列既蒙譴逐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乎有詔促光赴經筵供職光又奏乞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

壬戌以屯田員外郎簽書江寧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豐倉郭源明為監察御史裏行源明勸子也　甲子以都官員外郎黄炤為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奇為監察御史裏行初命王珪等舉官已除孫昌齡及郭源明而尚闕兩員中書以珪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孔宗翰等七名進而炤中選上又特批之奇與御史歐陽修素厚之奇前舉制科不入等嘗詣修盛言追崇濮王為是深非范百禄所對修因力

薦之即與炤並命之奇入對上面諭曰朕嚮覧卿所對策甚善而有司誤遺故親有是除之奇宜與人堂從子宗翰道輔子也　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為皇子頵王擇配記室韓維奏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令卜姓援室其條尤重宜歷選勲望之家精㨂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也至是納故宰相向敏中孫女為頵王婦封安國夫人　戊辰上親録囚　庚午以彗出避正殿減常膳上

對樞臣以彗為憂胡宿請備邊呂公弼曰彗非小變不可不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祗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新除監察御史裏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還呂誨等詔聽源明免以告牒納中書　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廟社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

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别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吕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義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忽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揺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致封還誥勅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録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

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
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
禮襃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
傳堯俞等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旣撓權而示衆復歸過
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
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
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牓朝堂及進奏
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命左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李受赴諫院供職　癸酉詔曰去秋以來雨潦為沴撫存賑濟甫臻和平今星躔生變咎證昭灼撫躬以思怒焉如疾天威震動勑戒在躬躬洗心自新宜自朕始故避殿撤膳夙夜惕厲永惟四海之內獄訟煩寃調役頻冗與夫鰥寡孤獨死亡貧苦甚可傷也轉運使提點刑獄分行省察而矜恤之利病大者悉以聞庶仁恩家至副朕寅畏之心焉　辛巳彗晨見於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於畢如月　夏四月甲申朔覲文

殿學士戶部侍郎孫沔自環慶改帥鄜延未至卒於道
贈兵部尚書謚曰威敏沔居官以才力聞強直少所憚
然喜燕遊女色故中間坐廢　丙戌禮院言濮安懿王
建廟當行祭告而宗樸喪服未除請權以本宫諸弟攝
事其祝文令教授為之初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
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禮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
官恭告於親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
乃更定此議帝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

講王獬獬以為不可帝曰王相待素厚亦持此說耶獬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為報也　命密州觀察使宗旦同知大宗正司事宗旦居所生母喪以孝聞始請別擇地以葬歲時奠祀後著為法　己丑賜工部侍郎致仕皇甫泌帛一百疋泌獻所著周易精義等書上曰泌老不廢學貧而守節可尚也故有是賜　賜真定府僧懷丙紫衣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牛沒於河

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而有是賜　以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陸詵為兵部郎中鄜延路都揔管經畧安撫使兼知延州　贈皇后弟內殿崇班高士林德州刺史士林將家子獨喜學上嘗以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如此則為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既卒始追贈焉明年又贈節度使　乙未潁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以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於是

上謂潁王曰翊善端直朴厚已輟為諫官矣王頓首謝

以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傅卞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卞議濮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驟進　以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賢院充潁王府翊善令於皇子兩位供職

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臣自少以來畧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竊

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畧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而無所成頃臣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覧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别有編集若續此書乞亦以通志為名其書上下貫串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

縣令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以史學為衆所推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庶幾使得早成書不至疏畧從之而令接所進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代之恕均州人君錫良規之子攽敞弟也　司空致仕鄭國公宋庠卒帝方以災異避正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為挽辭二篇賜之贈太尉兼侍中謚元憲帝為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

舉時即與弟祁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
至老不倦尤畏法在揚州使工甓堂塗取危酒與之後
知誤取公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其為相雅練故
事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
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
吾終身弗為也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
庠在洛陽邈子為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
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　戊申以河東轉

運使吴充為鹽鐵副使上雅知充前此數問充所在會充入覲上諭以教授時事嘉勞之居河東纔半歲即召入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胡宿屢乞致仕庚戌罷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以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郭逵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於是知制誥邵必當制草詞以進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望留誥勑與執政熟議弗聽逵既入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咎韓琦琦曰吾非不知逵望輕也

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李燾曰或云上本意欲用張方平韓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宜稍復故事上奮具人無以應乃遽用達知諫院邵亢御史吳申呂景交章論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為天下所稱則可達𪑂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司天監奏彗星浸微羣臣詣閤門拜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自是三表乃許之　五月乙丑詔河北戰兵三十萬陜西戰兵四十五萬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

加訓練毋得占役時邊臣或奏請增兵朝廷以為兵數不少故降是詔　是日彗行至張而沒彗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為憂或告韓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為乎此據日記　戊辰上謂宰臣曰朕日與公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繁多不暇令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勅而已　庚午詔中書樞密自今朔望會於南廳　吏部流内銓進編修銓曹格

勑十四卷詔行之　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刺史叔褒領文州團練使初制宗室入學十五以上通兩經者大宗正以聞命官試論及大義中者度高下賜出身或遷官至是叔褒試所學中格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孫也

丁丑以屯田員外郎王克臣子孝莊為右屯衛將軍駙馬都尉賜名師約以尚德寧公主故也初上數稱唐公主多下嫁名人及選得師約其父子皆業進士令至宰相第試以詩并具所業賦一編進御召見清居殿又諭

以毋廢學後又出經籍及紙筆硯墨賜之　六月乙酉
以駕部郎中知磁州李田監淄州鹽酒稅務嘉祐六年
始置考課法至是考課院言田再考在劣等故有是命
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己亥免陸詵正衙令入見上勞
問之曰卿嶺外處畫無不當者鄜延最當要道故選用
卿令將何先詵曰邊事難以遥度抑未審陛下意在安
靜或欲示威也上曰大抵邊陲宜以安靜為務昨王素
為朕言朝廷與帥臣常欲無事自餘將校無不生事要

功者卿謂此言如何詵曰素言是也陛下能責任將帥令疆場無事即天下幸甚上稱善　辛卯以太常博士劉庠為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　贈故霸州文安縣主簿太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祿寺丞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賜其家銀絹各百兩疋其子殿中丞直史館軾辭所賜求贈官既從之又特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安石游而安石

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獨不往作辨姦一篇洵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張方平嘗論洵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　己酉御崇政殿疎決在京繫囚　壬子改清政殿曰欽明召直集賢院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為朕方屬多事豈敢言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遂進景論七篇明日復召對延和殿謂廣

淵曰景所説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
論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
之坐右非特開元無逸圖也　秋七月甲寅以屯田員
外郎吳申為殿中侍御史初劉庠舉申自代上曰朕固
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門人也自傅卞議濮王事稱旨庠
及申私論與卞協故相繼並居言職　乙丑以奉國留
後號國公宗誤為保靜節度使於是濮王子孫及曾王
孫各遷官一等遷者凡二十人上之為皇子辭疾不肯

入宮詔本位長屬敦促宗諤最長於時勸行及上即位
宗諤上十餘章論功上不得已特遷奉國留後中書召
知制誥韓維命辭再三屬之曰語勿太深也宗諤在藩
素嫉上宗諤有庖夫善羊膾上使人為膾兩盤宗諤見
問之對曰十三使之膾也宗諤怒毀器覆肉詈其庖夫
宗諤性陰狡所惡婢妾往往鴆殺之　八月已亥以龍
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
王不當稱親及頒詔於天下又請追還呂誨等皆不從

即稱疾求補外官上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朝廷公著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内侍楊安道即家敦諭且戒安道曰公著勁直宜徐徐開曉語勿太廹也又數令公著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才數月復上章請出故有是命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以知制誥史館修撰蔡抗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上謂抗曰第行且召卿矣郡兵番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兵感之 乙卯命知制誥宋敏求題濮安

懿王及三夫人廟主於園　丙辰幸天章寶文閣命兩府觀翰林學士王珪所書仁宗御書詩石刻初仁宗立上為皇子珪請對而後草詔後有間珪者是日上御蘂珠殿召珪設紫花墩賜坐勞問久之詔中書授珪兼端明殿學士且諭曰執政員闕即命卿矣翌日又賜盤龍金盆一珪惶恐以謝上謂曰朕知卿忠純有守曩者有讒語朕今釋然無疑故有此賜珪頓首曰非陛下保全臣何以至此　癸亥詔待制已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

則復遷之有過亦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仍以七十員為定員有闕即檢勘前行郎中遷及四歲以上校月日之久者次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如別有勞績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　乙丑以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馬默守本官通判懷州初默彈奏濟州防禦使李珣犯銷金弁匠人送開封府官吏不能正其罪又言宗惠女使當如法錄問且請自今外人罪連宗室大辟皆

錄問然後斷又言國子監直講劉攽輕薄無行多結交
富貴舉人不可為開封試官又言趙及所壞倉米十八
萬石當治米所以濕惡并劾提點倉場李希逸以不覺
察而及等實由希逸舉發然除御史時攽有戲言然用
此怒故妄彈奏攽然又屢言濮王不宜稱親上以為疎
繆故絀之御史劉庠奏乞留然弗聽　皇城司嘗捕銷
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會有以內庭為
言者上疑之卞曰真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今不正以法

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上曰然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正謂此耳詔如卞請　庚辰知諫院傅卞言風聞貴戚奏薦恩澤未經減定或托以親戚濫及高貲商販之徒詔自今妃嬪公主以下非有服親若有服親之夫無得奏薦　是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村柵段木嶺初環慶經畧安撫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

都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敕近邊熟户入保清野戒諸寨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銀甲氊帽以督戰挺先選强弩八列於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寇柔遠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上遣中使賜挺手詔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步騎且出嫚辭須已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使陸詵言朝廷積習姑息故賊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

國威不立即止其歲賜銀帛牒宥州問故上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詵得宥州報且聞而諒祚果大沮盤桓寨下取糧而反卒不敢入冦又歲儉貧頗得賜物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　冬十月壬午朔以仙遊縣君任氏墳域爲園從禮院所奏也　癸未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齎詔賜夏國主諒祚問所以入冦之故仍止其歲賜銀帛陸詵言彼頗順矣不若且賜時服因以詔問之彼必感懼令特遣次公彼多姦詐或疑朝

廷畏已則未遽服也不從　甲申以户部判官直集賢院王廣淵直龍圖閣兼侍讀集賢殿修撰周孟陽兼侍講帝不豫廣淵憂思忘食寢帝自為詔以慰安之曰朕疾少間矣丁酉詔兩日一御邇英講讀時上已不豫然近臣尚未知也於是皇子頴王等引仁宗故事以請從之　丁亥詔曰先帝以士久不貢則怠於學而豪杰者不時舉故下間歲之令冀以得人而自更法以來其弊浸長何者里選之牒仍故而郡國之取減半計偕之籍

屢上而道途之勞良苦朕甚閔焉其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於未行間歲之法已前率四分取三分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為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本志云自是恩典不增而貢舉乃緩士得休息官以不煩矣今削去　以同簽書樞密院郭逵為陜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兼權判渭州逵懇辭簽書上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為罷政第領樞職往以重使權　甲午詔宰臣參知政事舉才行士可試館職者各五人先是上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多

云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之路太狹誠當今所患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上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修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監司内則省府此類選擢甚精時亦得人然皆是錢穀刑名強幹之吏此所謂用才臣言進賢路狹乃館職也上曰如何修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自三館選居兩制然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謂太

狹也上曰何謂三路修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下十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兩任凡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令止令上簿候館閣闕人乃試而館閣人初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乎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之所謂進賢

路太狹也新格置編校官八人皆用選人歷七年乃自校勘除校理此外未嘗有所擢用臣謂此八員者宜仍舊他員或闕即令中書擇人進擬庶無遺賢上嘉納之故有是詔因謂輔臣曰館閣養才之地比欲選數人出使無可者公等其各為朕搜揚雖執政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可否於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槩等所舉蔡延慶夏倚（已見嘉祐二年）王汾葉均劉攽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張公裕王介蘇棁安燾蒲宗孟陳侗陳睦李清臣

朱初平黄履劉摯凡二十人上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之苟賢豈患多也乃令先召擢提點陜西刑獄度支員外郎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試延慶齊子也　丙午羣臣以來歲元會表上尊號曰體乾應歷文武聖孝皇帝詔不許五表乃許之　十一月甲寅以慶州蕃官都廵檢使趙明領順州刺史以擊夏人於大順城有功也於是將士及蕃官有功者隨輕重賞之　戊午帝不豫　己巳歸徐國公主於王氏皇后

及皇子頵王東陽郡王送至第詔皇后翼日乃歸　司
馬光奏臣伏見陛下踐阼以來太陽侵色中有黒子大
風晝晦冬温無氷連年大水漂没廬田以至今歲災異
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熾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害
稼日有食之加之陜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
未種婦子悽惶流離充道西戎内侮邊鄙未安當此之
際羣臣宜勸導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謙約
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為

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誣罔海内孰甚於此使上帝鬼神怫鬱不懌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疾疹久而未愈此皆羣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悟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羣臣所上章表却尊號而弗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咨諆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悅豫

然後推崇徽號何晚之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為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為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竊痛之是敢妄進狂瞽唯聖明采察不從　初夏人寇大順上問兩府策將安出宰相韓琦請留止歲賜遣使齎詔往問樞密使文彦博等曰如此則邊釁大矣因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琦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

之必服上竟從琦議遣何次公往使逾月次公還以諒
祚表進上已卧疾輔臣因入問起居畢琦扣御榻曰諒
祚服罪否上力疾顧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雖云
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辭歸罪於其邊吏乃復
賜詔詰之令㫁遣使别貢誓表具言今後嚴戒邊上酋
長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輒相侵犯其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户并順漢西蕃不得更
行刼虜及逼脅歸役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

更有招納苟渝此約是為絶好餘則遵依先降誓詔朝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先是帝久服藥監察御史裏行劉庠奏請立皇子帝不懌封其奏一日宰相韓琦等問起居退頗王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事皆筆於紙
十二月辛丑帝疾增劇輔臣問起居罷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帝頷

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大大王潁王頊琦曰欲乞即今晚宣學士降麻帝復頷之琦召内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帝憑几出數語方平不能辨帝以手指畫几方平因請進筆書所諭遂進筆帝書來日降制立某為皇太子十字所書名不甚明方平又進筆請之帝再書潁王二字又書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壬寅

立皇子頵王頊為皇太子帝既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
泣然下泪文彦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顔色否人生至此
雖父子亦不能無動也琦曰國事當如此可奈何皇子
始聞命辭於榻前者久之　癸卯大赦賜文武官子為
父後者勲一轉　乙巳詔以來年正月十九日册皇太
子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禮儀使翰林學士王珪撰
册文錢明逸書册知制誥宋敏求書寶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五起彊圉協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治平四年春正月庚戌朔羣臣上尊號册於大慶殿太尉奉册授閤門使轉授内常侍由垂拱殿以進是日大

風霾　契丹賀正使在館故事賜宴紫宸殿時上不豫命宰臣就館宴之　丁巳帝崩於福寧殿神宗即位時年二十百官入福寧殿發哀聽遺制見上於東楹皆如嘉祐之儀惟入垂拱殿後門乃哭為異帝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帝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琦欲且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之帝始為皇子被召入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為言帝曰朕

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以名也　戊午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悉如嘉祐故事惟百官拜赦不舞蹈舞蹈者嘉祐之失也　己未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以宰臣韓琦為山陵使御史劉庠言禮居喪不飲酒食肉仁宗之喪百官及諸軍朝晡皆給酒肉京師羊為之竭請給百官素食禮官以為然執政不從此據劉庠墓銘及司馬光日記　庚申羣臣拜表請聽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樞密院召禮官問詔遼母

后書當何稱欲自稱重姪稱彼爲大母判太常寺李柬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爲當稱姪孫叔祖母從之

三司使韓絳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奏疏曰祖宗平天下收斂其金帛納之内帑諸庫其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自康定慶歷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發百年之積惟存空簿近奉赦書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外至於文武百官既遷官加職其諸賜賚若更循嘉祐近例竊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伏乞檢會真宗上仙及仁宗即

位舊事施行此乃先朝體例非自今日裁損所營山陵制度遺詔戒從省約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及路分當職官吏各據確數明立期會務在愛惜官私物力今日月猶賒足以辦集至於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費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小費為無傷而不節深慮經遠之計以底烝民之生方今之切務莫先於此矣太子右庶子韓維言臣竊聞故事大行皇帝當有遺留物分賜臣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無節以致公私

匱乏又國家不幸四年之內兩遭大故營造山陵及優賞士卒所費不貲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賚臣恐為損不少陛下若以為奉承先志理不可罷則望閱諸府庫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才足將意便可不須過為豐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者願賜愛恤以救當世之急弊奏入詔遺賜令內侍省取旨裁減山陵制度令三司奉行遺制　初議山陵上以手詔賜執政於資善堂曰國家多難四年之中連遭大喪公私困竭宜令王

陶減節冗費且謂執政曰仁宗之喪先帝避嫌不敢裁減今則無嫌也　癸亥内出遺留物賜宗室近臣有差上謂執政曰仁宗御天下四十餘年宫中富饒故遺留特厚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難比仁宗然亦不可無也故所賜皆減嘉祐三分之一　丙寅始御延陽門幄殿聽政見百官三司乞内藏錢三十萬緡助山陵支費從之　癸酉羣臣拜表請御正殿不許表三上乃許之

戊寅以王陶為羣牧使　二月己酉始御紫宸殿見羣

臣退御延和殿視事　龍圖直學士韓維陳三事一曰從權聽政蓋不得已惟大事急務時賜裁决餘當簡畧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禮每事諮詢以盡其心三曰百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以盡其材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謹重幷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因推及後世變禮以申規諷上嘉納焉　立安國夫人向氏為皇后　丙戌御垂拱

殿辛卯白虹貫日　壬辰上手詔曰朕甞侍先帝左右
恭聞德音以本朝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輒皆
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胥行既久義甚無謂朕常念此寤
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乎可詔有
司革之以勵風俗朕聞諭之始欽仰稱歎至於再三不
幸先帝後嬰疾疹其議中寢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可
令中書門下議降詔有司以發揚先帝盛德於是令陳
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行見

舅姑之禮自此始　三月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陶入對便殿上引書咸有一德諭陶曰朕與卿一心不可轉也問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　命天章閣侍制陳薦同修撰仁宗實録　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為給事中知黄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蔣之奇為太常博士監道州酒税先是監察

御史劉庠劾參知政事歐陽修入臨福寧殿衰服下衣紫衣上寢其奏遣使諭修令易之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衆欲擊去之其事無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劾冀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齒修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謗修帷簿事連吳氏集賢校理劉瑾與修亦仇家亟騰其謗思永聞之間以語其僚屬之奇之奇始緣濮議合修意修特薦為御史方患衆論

指以爲姦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遂獨上殿劾修乞肆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爲証伏地叩首堅請必行之奇初不與同列謀之後數日乃以奏稿示思永挽思永自助思永以爲帷簿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上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樞密院修上章自列乞選公正之臣爲臣辨理上初欲誅修以手詔密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思恭極力救解上悟復取之奇思永所奏以入并修章付

中書令思永之奇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
永而思永辭以出於風聞年老昏繆不能記姓名因極
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福修復言臣忝列政府動係
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推究虛實使罪有所歸
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辯正虛實明示天
下使門戶不致枉受汙辱於是上復批付中書令思永
等不得妄引浮說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思
永與瑾同鄉力為瑾諱乃言臣待罪憲府凡有所聞合

與僚屬商議故對之奇說風聞之由然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無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於思永遂以上聞如以臣不當用風聞言大臣事臣甘與思永同貶故二人同降黜上手詔賜修曰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數批出詰其所從來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他日上謂吳奎曰蔣

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既罪其妄欲賞其敢奎曰賞罰難並行乃止考異李燾曰墨史孫思恭傳云思恭性不忤物犯之不校歐陽修初不知思恭以為詐及修為言者所攻上將誅修手詔密問思恭思恭極力救解朱史以為言者攻修先帝加詰問既辨明賜手詔召之豈有誅修之意遂刪之按司馬光日記以之奇等奏付樞密院後數日乃復取入密詔問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掇取附見

權知貢舉司馬光等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等並賜及第第三等

賜同出身敕下貢院放榜安世及第二第三人並爲防禦團練推官其餘注官守選如例　丙辰命提點開封府界公事祠部郎中陳汝羲判三司都磨勘司以知開封縣都官員外郎羅愷代其任愷入見上問府界事皆不能知上不悅及見汝羲問之應答詳敏異日謂執政曰愷不才宜復用汝羲仍與館職執政言汝羲資序已高復爲提點則下遷宜但令試館職而已上從之知制誥鄧必言陛下新即位以言語擢汝羲如漢文賞上林

嘗夫恐臣下爭以利口求進乞罷之不從　昌王顥樂
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典禮
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謹按大行遺制喪服以日
易月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並依先朝典故惟宗室出
則慘服居則衰麻以終制蓋一法度所以尊天子也皇
帝承大統奉宗廟昌王樂安郡王當與宗室同例不容
以私恩為異從之　丙寅錢明逸罷翰林學士為端明
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先是御史將之奇言臣眾奏彈

明逸姦邪及吳申劉庠亦嘗論列先帝屬疾未及施行
臣與明逸素無嫌隙但以傾險憸薄在仁宗朝附賈昌
朝夏竦王拱辰張方平之黨陷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
之徒朝廷一空天下同疾況文辭紕繆政術乖踈貪贓
有聞沈湎汚濫豈可冒居禁苑而同知諫院傅卞亦有
言執政召明逸示以臺諫章疏使自引疾因改命之
丁卯三司言在京粳米約支五年以上慮歲久陳腐欲
令發運司於上供年額權住起發五十萬石於穀價貴

處減和糴之數變市金銀絹輸榷貨務封樁分給三路以備軍須從之　壬申尚書左丞參知政事歐陽修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彭思永等既以論修貶而知雜事御史蘇寀御史吳申言猶不已修亦三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視朝太皇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同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啟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

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修亦常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六表乞致仕不從修年方六十也　癸酉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吳奎參知政事上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奎入謝曰進治說三篇上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奎對曰然宣帝於

昭帝祖行昭穆不相當又大臣所立豈同仁宗能以義
立先帝為子先帝入奉大統天下欣戴雖先帝素有令
聞良由仁宗命之為子所以人無異言因言仁宗本意
止在先帝更無他擇為大臣間有異議者遂輟終能決
意建立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牽私恩上深
然之又言此為歐陽修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
衆心臣數為琦所薦天下公論不敢君前有所隱他日
奎進言陛下宜推誠以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

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於上自然感召和氣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直須順成然後可及他事也帝王之職所難在判别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上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對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聦明聖人以天下為度何所不容未有顯過固宜包荒但不可使居要近耳　太常禮院言準嘉祐詔書定太廟七世八室之制今大行皇帝祔廟有日僖祖在七室之外禮當祧遷

將來山陵畢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伏請下兩制待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請依禮院所奏詔恭依　乙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定王允良卒贈太師有司以允良起居無度反易晦明謚曰榮易　初蔣之奇劾歐陽修上怒曰先帝大漸邵亢建垂簾之議如此大事不言而抉人

閨門之私乎之竒以告吳申申即劾亢事下中書上詰知其妄中書亦寢申所奏亢時同知貢舉及出上殿自辨曰臣在先帝時若有是請必不為先帝所容且先帝不豫以來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願陛下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譖臣者豈得不問願下獄考實上曰朕不疑卿吳申所奏已不行矣

閏月癸未太白晝見　甲申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復以詔答

之曰苟封奏所叙忠信弗渝則恩禮所加歳時如舊仍賜絹及銀各五百疋兩　已丑以京西轉運使刑部郎中劉述兼侍御史知雜事於是蘇寀遷度支副使中書奏以述代之中丞王陶言述任非所長上因賜陶手詔曰朕固疑述朝望不著士大夫罕有稱者方欲以訪卿而卿適有論列甚符朕意豈得不謂君臣一心覽章嘗嘆至於三四反凡執政選言事者利在循嘿録録輩此意了然可見誠如卿論吕誨傳堯俞朕固知其方正可使

止為先朝所逐未欲遽用俟其歲月稍久任之亦未晚也知雜御史誰可當者朝夕密以名聞然上亦竟用述

御史吳申言竊見先召十人試館職而陳汝義亦預漸至冗濫無所試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留其先召試人亦乞用新法考試明詔兩制詳定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宜罷詩賦如申言於是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

庚子詔曰朕以非德承至尊托於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統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闢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内外文武羣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未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甄擢惟爾文武其各體朕玆令之非徒也　御史中丞王陶言臣奉詔别舉

臺官緣有才行可舉之人多以資淺不應敕文欲乞許舉三任以上知縣資序人為御史裏行從之先是陶乞復用吕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為意欲逼己不悅　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令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累召不起或以為不恭今召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護前自用

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上未審奎重言之癸卯詔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臣今日聞除王安石知江寧府竊以為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則安石知道守正不為利動其於出處大節料已素定於心必不妄發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視事則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為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諭亦臣向所開陳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踐阼慨然想見賢

者與圖天下之治孰不願効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則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來矣議者以為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是不知安石者之言惟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陛下斷而行之毋以前議為疑則天下幸甚李燾曰韓維論王安石據維奏議具載之足明安石進退失據也已而詔到安石即詣府視事不復辭也　學士院言屯田員外郎夏倚雄武節度推官章惇詩賦中等詔以倚為江南路西路轉運判官惇為著作佐郎　甲辰詔諸路帥

臣及副總管或有移易可依慶歷故事中書樞密院參議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呂公著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並為翰林學士光累奏固辭不許上面諭光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尚何辭光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高等而不能為四六何耶光趨出上遣内侍至閤門強光受告光拜而不受趣光入謝光入至庭中猶固辭

詔以告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他日上問王陶曰公著及光為學士當否陶曰二人者臣嘗論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丙午以屯田員外郎劉攽著作佐郎王存為館閣校勘太常丞張公裕殿中丞李常為祕閣校勘著作佐郎胡宗愈為集賢校理並以名試學士院詩賦入等也攽試入優等故事當除直館又員外郎例不為校勘而攽素與王陶有隙陶及侍御史蘇寀共排之故纔得館閣校勘攽敞之弟也　夏四月以殿中

丞唐淑問為監察御史裏行帝諭曰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家法人臣病外交陰附卿宜自結主知比言者尚抉剔細故以為能濁亂人聰明無益也論事必務大體乃為稱職淑問介子也　庚戌請大行皇帝諡於南郊召還陜西宣撫使判渭州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御史中丞王陶言韓琦引逵二府至用太祖出師故事劫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聽願罷逵為渭州帝不可曰逵先帝所用今遽罷之是章先帝任人之失也　先

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勅常朝日輪宰臣一員押班近據引贊官稱宰臣更不赴竊慮此編勅儀制別有衝替伏乞明降指揮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又不報乙卯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押常朝班至謂琦跋扈引霍光梁兾專恣事為諭甲子琦公亮上表待罪帝以陶章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帝為之動而陶連奏不已帝以問知制誥滕甫甫曰宰相固有罪然指為

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丙寅帝徙陶為翰林學士

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兩易其任丁卯光入對言自須宰

相權重今陶以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

相押班然後就職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入而王陶學

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戊辰呉奎趙槩面對堅請黜

陶於外帝不許復請授羣牧使許之既而直批送中書

以陶為翰林學士時宰相琦方在告不出奎即具奏言

閏月以來寒暄不節暴風屢作今兹時雨愆亢螟螣孳

生過不在他一王陶而已昔唐徳宗疑大臣信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為腹心天下稱為闇主今陶挾持舊恩排抑端良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向來相承非由二臣始廢今若又行内批除陶翰林學士則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哉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内外大臣展布四體已已奎遂稱疾求罷帝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下六罪侍御史呉申呉景奏乞留陶依舊供職幷劾奎有無君之

心數其五罪帝以手札賜知制誥邵亢趣進入陶學士誥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帝由是有逐奎意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陶言是宰相安得無罪陶言非則安得罷臺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願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庚午帝批付中書王陶吳申吳景過毁大臣陶出知陳州申景各罰銅二十斤吳奎位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詔為内批三日不下其罷知

青州帝語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辭且言韓琦
久在告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
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司馬光言奎名望素重今為陶
罷奎恐大臣皆不自安紛紛引去陛下初即位於四方
觀聽非宜辛未公亮入對亦請留奎帝許之壬申召奎
對延和殿慰勞之使復位曰成王豈不疑周公耶奎既
復位邵亢更以為言帝手札諭亢曰此無他欲起堅卧
者耳蓋指琦也初王陶事琦甚謹琦深器之東宫始建

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琦固薦陶文彦傅私謂琦盍止用抗琦不從及帝即位頗不悅大臣之專陶料必多所易置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彦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真宜受撻陶既至陳州謝表詆宰相不已中書擬再貶光言陶誠有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止

罷諸州歲貢飲食果藥凡四十三州七十種　癸酉詔陝西河東經畧轉運司察主兵臣僚怯懦老病者以聞

中丞司馬光上疏論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是月錄京師繫囚遣使循行陝西河北京東西路體量安撫　五月辛巳以久旱命宰臣禱雨　韓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先嘗面奏舊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為歲已久即非始自

臣等今檢詳唐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開延英則明其餘不坐之日宰臣須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對宰臣日未御內殿前令閤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臣奏事祥符勅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行之不乆漸復隳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踰時刻若日赴文德押班則機務常有妨滯乞下太常禮院詳定司馬光言舊制當押班不須詳定癸未詔自今晝刻辰正垂拱奏事未畢聽宰相

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退未及辰正並依祥符勑令永為定制　甲辰以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從翰林學士王珪范鎮之薦也唐英初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買取息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於其中聞者咨美英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果起珪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　乙巳寶文閣成置學士直

學士待制官奉英宗御書藏於閣　戊申遼有司奏新城縣民楊從謀反偽署官吏遼主曰小人無知此兒戲耳獨流其首惡餘釋之　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便糴司陳粟貸民户二石從之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土樂業而無離散之心其要在於得人而已以臣愚見莫若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使賑濟土著之民居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

復有流民哉於是詔河北運司約束州縣倍加存恤

已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趙抃知諫院入謝帝

謂抃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

耶故事近臣自蜀還者必登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

疑帝曰吾賴其言耳倘欲大用何必省府予抃上疏言

任道德委輔弼別邪正去彸心信號令平賞罰謹機密

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

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搢紳

之望復論五費謂宫掖宗室宦濫兵冗土木之事多見納用　辛未詔天下官吏有能知差役利害可以寛減者實封條析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産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户等者田歸官户不役之家而役併於同等見存之户望令中外臣

庶條其利害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則農民有樂業之心帝納其言故有是詔役法之議始此　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為横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夸示諸羌誘降横山之衆詔增給田五頃諤世衡之子也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任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絶利源以敝

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疏奏英宗稱善嘗置諸左右帝見而竒之㑹邉臣多言横山族帳可招納者是日召向入對凡向所陳計策帝皆令勿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　知汀州周約進桐板二片其木成文有天下太平四字賜獎諭付史館　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以來百司庶務多稟决於中書臣謂政府不當侵有司之職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汨政府詔中書樞密院應細務合歸有司者條析以聞後中書具三十一事樞密院具六

十二事皆歸之有司　秋七月庚辰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言本朝典禮循唐之舊真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伏請以大行皇帝配詔恭依詔察富民與妃嬪家婚姻夤緣得官者　己丑命户部郎中趙抃刑部郎中陳薦詳定中外封事帝以命張方平司馬光至是復令抃等同之　辛卯告大行皇帝謚於天地宗廟社稷　壬辰上寶册於福寧殿　帝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罷内職獨勾當御藥院高居

簡等四人留如故司馬光疏言居簡資性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恩過於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帝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閹闥小臣何繫山陵先後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帝從之癸巳居簡罷為供備庫使　乙未以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書籍惠卿與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薦其才於曾公亮公亮遂舉惠卿館職惠

卿晉江人也　辛丑熒惑晝見凡三十五日考異宋史神宗紀天文志皆無今據遼史道宗紀書之　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之邵漢州綿竹人為曲水令轉運使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配賣之邵言縣下江上山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冦不可復困之以求利轉運使怒會帝即位求言乃上書曰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

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督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日困如擇賢才以為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璥橋之盛以保安外戚考常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夸毗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太平可拱而俟也書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時年未四十自強於學不易其志屏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

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　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　八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辛亥司馬光言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省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

深處九重詢於近習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　戊午復西夏和市　張方平司馬光奏所詳定內外封事帝令中書參議光對延和殿言封事善者在陛下決行之帝曰大臣多不欲行光曰陛下詢芻蕘以廣聰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帝曰如有言無行何光曰然不知言無以知人要面詢乃試以事則真偽自辨矣癸亥詔詳定封事所奏如

其中有難行者可召詳定官赴中書問難令述利害以進　己巳京師地震帝問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對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帝曰誰為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外國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帝不懌　癸酉葬憲文肅武宣孝皇帝於永厚陵廟號英宗　是月判河陽軍富弼上疏曰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者不

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自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謂所采既廣所得必多其間當防小人惑亂聖聽姦諆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際不可不早辨也　九月丁丑詔減諸路逃田税額　壬午祧僖祖及文懿皇后乙酉祔英宗神主於太廟樂曰大英之舞　戊子減兩京畿内鄭孟州因罪一等民役山陵者蠲其賦　辛卯徙封昌王顥為岐王樂安郡王頵為高密郡王　遣孫思恭等報謝於遼且賀生辰正旦　壬辰録周世宗從曾孫貽廓為

三班奉職　甲午遼遣耶律好謀等來賀即位　戊戌召知江寧府王安石為翰林學士　辛丑韓琦吳奎陳升之並罷琦歷相三朝或言其專自王陶論劾後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欲以間琦琦因稱疾求去帝不許以詔書慰撫琦又疏有四當去復不許厚陵復土琦更不入中書請甚堅於是帝夜召張方平議且曰琦志不可奪矣方平遂建議宜罷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乃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

相州帝復召知制誥鄭獬草奎知青州及方平趙抃參
知政事制賜雙燭歸舍人院外廷無有知者明旦獬進
草遂降付中書升之初名旭避帝嫌名故以字行帝始
擢任楊定升之屢諫不宜生邊事由是忤旨以母老乞
便郡遂出知越州　以樞密副使呂公弼為樞密使翰
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知諫院趙抃並參知政事三司使
韓絳知開封府邵亢並樞密副使　先是薛向种諤奏
蕃部威明山有歸附意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諒祚

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帝曰此外人妄傳耳光曰陛下知薛向之為人否帝曰固非端方士也徒以其知錢穀及邊事耳光曰錢穀誠知之邊事則未也又言張方平文章之外姦邪貪猥帝曰有何實狀光曰請言臣所目見者帝作色曰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美事光曰此乃朝廷美事也知人帝堯難之况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帝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帝曰結宰相與

結人主孰賢光曰結宰相為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趣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　潮州地震　癸卯同簽書樞密郭逵罷為宣徽南院使判鄆州從張紀唐淑問趙抃言也逵至鄆七日徙帥延州　權御史中丞司馬光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滕甫權御史中丞光言臣昨論張方平參政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不足採向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乞盡令檢取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

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誥勅下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具奏封駮帝手詔諭光曰朕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邇英之席欲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換卿禁林復兼勸講非為前日論奏張方平也呂公著封還蓋不知此意耳於是取誥敕直付閤門趣光等受職公著又言誥敕不由本司則封駮之職因臣而廢帝手批其奏曰俟開邇英當諭朕意　韓琦既得判相

州入對帝泣下琦亦垂涕稱謝詔琦出入如二府儀又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祕書丞忠彥為祕閣校理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默然　冬十月丙午漳泉諸州地震　丁未富弼罷判河陽　戊申建州邵武興化軍地震　己酉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講退獨留呂公著語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不當也公著力請解職許之他日又謂公

著曰光方直如迂濶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况光者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先是御史臺門無故自壞後十餘日而光罷　命御史中丞滕甫考諸路監司課績舊制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下至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副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為課悉書中等無高下帝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

臣課不占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璽書奬勵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　參知政事張方平以父憂罷　庚戌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穀賑霜旱州縣　癸丑詔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侍御史知雜事舉材堪御史者各二人　甲寅翰林學士司馬光初進讀通志於邇英閣帝賜名資治通鑑親製序以賜光令候書成寫入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序畧曰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

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　癸酉知青澗城种諤復綏州夏將嵬明山部落在綏其弟夷山降於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明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明山未之知也諤即奏言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其首領嵬明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帝信之知延州陸詵言以情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佐張穆

之入奏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訖不協力從之秦鳳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明山驚援槍欲鬬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明山投槍大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户萬五千勝兵萬人將築城於其地詔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敵衆四萬人坌集城下諤出兵擊走之遂城綏州初諤言明山約降帝將令邊臣招納其衆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為明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

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明山矣若明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及諤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考異東都事畧种諤傳云銀臺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託言威明山來報内附諤即上聞不俟報募可使者通𡾎書於明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於綏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於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脅明山開門迎納折繼世亦領

兵會於師逐築綏州城按此文與宋史种諤傳小異而宋史較為詳確今從之

种諤既取綏州夏人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朝廷謀西討邵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倍率人心一揺安危所繫且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於是欲棄綏州知延州郭逵言賊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威明山羿族來

歸當何以處之帝不聽　十一月丁丑詔近臣各舉才行可任使者一人　文彦博言於帝曰諸路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繫焉所宜擇人久任又言兩府堂陛之重亦當久任使其下不能傾危乃可立事韓絳曰漢王嘉以為二千石尊重難危乃可使下況堂陛之勢乎　戊寅詔求直言　詔御史臺每遇起居日令百僚轉對　丙戌詔曰故事二府初入舉所知者三人將以觀大臣之能比年多因請謁干譽薦者不公其令中

書樞密院舉人皆明言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　改命韓琦判永興軍兼陜西路經畧安撫使賜手札趣令治裝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搆怨外蕃臣朝夕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筭願名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决不敢與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陜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

猶未知朕意耶　丁亥詔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具條約令考課院詳定以聞　戊子分命宰臣祈雪　置馬監於河東交城縣　庚寅詔近臣以舉官不當經三劾者中書别奏取旨　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於遼　乙未詔内外文武官各舉所知二人見任兩府三人或恥於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徽纆遂廢周行者咸以名聞　帝以向傳範知澶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傳範敏中之子也知諫院楊繪言

后族不當領安撫使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文彥
博曰傅範累典郡有政聲非由外戚帝曰得諫官如此言
甚善可以止他日妄求者已亥命改知鄆州他日繪又
言曾公亮不當用其子孝寬判鼓院帝謂滕甫曰鼓院
傳達而已何與於事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
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帝為寢其命
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甫言於帝帝詔甫曰繪
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彊禦知無不為朕一見許其

忠蓋擢寘言職信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耳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　十二月辛酉詔以來歲日食正旦自乙丑避正殿減常膳罷朝賀　壬戌詔起居日增轉對官二人　丙寅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多其具為令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

己巳遼遣蕭傑等來賀正旦　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威明山郭逵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明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是月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諜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囚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夏情得乃錮而獻之　夏國主諒祚殂年二十一偽謚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安陵子秉常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　是月

韓琦至永興初薛向郭逵等議欲存綏州詔琦度其可否琦奏賊今已誘殺楊定等綏州不可棄也及諒祚病死其子秉常方幼琦因奏當此變故尤非棄綏之時文彥博呂公弼恥於中變督促棄綏如初琦亦條陳不已帝遣入内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言綏不可棄乃詔如琦議　是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胡宿卒宿為人清謹忠實内剛外和臨事重慎不輒發發即不可回尤顧惜大體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達

常如布衣時　遼南京旱蝗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五